

東北人工劇選

編明草



行印社版出人工

價 \$ 3.90

工人和戲劇

34

我在鐵路工廠工作時，那兒的工友叫我認識了如下的問題：工人很愛看話劇（包括秧歌劇）；很愛從事戲劇活動；工人還善於迅速地把自已的新生活、新問題，反映到戲劇的創作裏去。

我拿鐵路工廠工人祁醒非做例吧。

瀋陽解放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皇姑屯鐵路工廠工友爲了要慶祝第一個解放的新年，在十二月初便要求我介紹他們一些劇本。當時我想來想去，已有的劇本中，內容不是反映農村的便是反映部隊的，這些劇本雖然對他們有很大的教育意義，但總覺得沒有反映工人自己事情的劇本更來得迫切。於是，我替他們選了一兩個現有的劇本之後，心裏打算自己來編一點工人的劇。當時我又對工友們說：「你們自己動手編一些劇本吧。」工友們立刻就提出了疑難：「我們沒有學問。」「我們除了現場啥地方也不去，啥事都不知道，能編個啥？」

『編你們自己的事。你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編不好我替你們修改。』經過我的解釋和撐腰，第二天，一個短短的活報劇就送到我跟前來了。那時正好是全廠進行民主評定工資，工人就拿這做內容，寫一些工友對民主評定工資如何摸不開，後來經先進的工友的解釋，和看見了廠內一個過去被敵人迫害的正直而又有能力的老工友被提升為分廠的副廠長，於是覺悟了。

這活報劇情非常簡單，但因這劇的上演，除了給全廠工友以頭一次的然而深刻的印象之外，還引起了一部分工友寫劇的興趣。以後劇作者那醒非剛結了李恩和胡占一寫了『解放前後』，鄭喜倫等三人寫了兩個時代的工人的婚姻問題的劇本，李貴福寫了『死車復活』等等。到現在為止，僅那醒非一人就已編了六、七個劇本。他們不僅自編，而且在文藝工作者的指導下自導自演。

至於參加演劇活動的人，就更廣泛些。

我和一些做工會工作的朋友交談，他們說許多工廠和礦山都有同樣的情形。由此可見，戲劇活動是個羣衆性的東西，因此開展工廠文藝運動，戲劇活動是最好辦法之一。

對羣衆的創作，我覺得尺度應該放寬些；只要政治上沒什麼大毛病，技術上差一點的也儘讓它在廠報上發表，儘讓它在該單位裏上演。——只有這樣做，才能刺激和鼓勵工友的創作慾和引導他們參予演劇活動——並藉此以迅速地推動工人的文藝運動。

工人們寫劇本，必須給以適當的撐腰和指導，但又不宜包辦代替。在這裏我想拿『解放前後』來說明文藝工作者與羣衆創作結合的例子。

『解放前後』原名叫『勞動態度』，原先是祁醒非等三人在車間你想一句我湊一段，而由祁醒非馬上記錄下來的兩幕劇。那是語言很生動，但材料很雜亂的一個十分粗糙的劇本。工人報記者韓同志看了之後自告奮勇地利用夜間指導他們應如何把材料更集中地去表現。他只動口，讓工友們自己動手改。兩三天即改成一齣較好的兩幕短劇。隨即在工廠上演，被工友所喜愛；也拿到廣播電台去廣播了一次。後來魯迅藝術學院張羽等同志到廠，覺得這個劇不錯，但還可以加工，然後仍本着動口不動手的原则，指導他們修改成兩幕四場，使有些地方更突出，演出的效果更動人。演出後曾開了一個座談會。看的人說他看完了那兒受感動，那兒不夠，那兒不對，寫劇的人也說出了寫的過程和自己能力辦不到的地方。這一來，不僅寫的人提高了一步，演的和看的人也提高了認識，即使指導人——文藝工作者也得益不少。不久，東北日報副刊發表了這個兩幕劇。同時華北文藝月刊也轉載了它，並把題名改爲『解放前後』，使主題更明顯。全東北鐵路開勞模大會時，這劇的演出獲得了八十萬元的獎金，更使工人們振奮。現在，那兒不僅寫劇的人們很興奮，不斷的寫，即拿全廠來說，戲劇活動也是很活躍的。

據說大連船渠工廠『二毛立功』（在文代大會曾獲獎旗）一劇的創作過程，也是結合了文藝工作者的指導的。這些，都提供給從事工廠文藝活動的同志以很好的範例。

戲劇這東西，既能迅速反映了工人的動態和工廠的問題，並且通過舞台的具體的藝術的表演，羣衆在不知不覺的娛樂當中，便受到了鼓舞和啓示。那就無怪戲劇運動在工廠中能蓬勃地展開了。

工人因爲受教育的機會很少的緣故，創作起劇本來雖然較爲繁雜，需要專家們更多的幫助；但人們在創作裏，正如他們在詩歌創作裏一樣，顯示了他們不可忽視的才能。

現在工友們在報章上發表劇作的還不多，這裏共收集了三個話劇。『朱家貴』是大連洋灰工廠工友的集體創作，他們及時地反映了自己在創紀錄運動中的發明創造。在旅大戲劇運動週裏得了獎。我希望工友們不僅愛看劇和愛演劇，還要鼓起勇氣來多寫劇本。

一九四九年十月於大連

解放前後〔四場話劇〕

祁醒非 李恩 胡占一 集體創作
祁醒非 執筆

〔此劇作者爲瀋陽皇姑屯鐵路工廠鑄造工人，原題名「勞動態度」〕

人物

劉成文（是一個忠實謹慎在工廠工作二十多年的技術鉗工，四十多歲）

母（一位很剛強的老太太，六十多歲，劉成文的母親）

梅氏（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老實，劉成文的妻）

小琴（聰明伶俐，八九歲，劉成文的女兒）

亮子（五六歲，劉成文的兒子）

常春生（直爽，敢說話，愛談話，二十多歲的鉗工）

王子剛（為人正直，敢說話，在青年工友中很有威信，五十多歲車工）

老徐（三十多歲普通車工）

老張（二十多歲鉗工）

老黃（二十多歲車工）

小宋（十五六歲學徒工，很頑皮愛說笑話）

老李（為人很正直，二十多歲車工）

賴班長（愛拍馬溜須膽小卑鄙狐假虎威裝腔作勢四十多歲留蕭鬍鬚）

甲長（狡猾陰險，五十多歲，仁丹鬍）

徵收員（楞四眼，三十多歲，電力局徵收員）

何事務員（工廠事務員，二十三、四歲，穿中山裝）

第一場

時間——在國民黨統制時期，一九四八年中秋某日下午。

地點——瀋陽市皇姑屯工友住宅劉成文的家裏。

人物——劉成文家人。

（梅氏與禿子在炕上病着，母亦坐在炕旁。）

母 這年頭可怎麼過呢？家裏的什麼都賣光啦！禿子他爸的鞋都賣啦！

梅媽，禿子餓的這個樣，咱們下晚可怎麼辦呢？

母咳！那我還是到隔壁子老張家二孀那去借點豆餅。（往外走）

梅媽，你老別去啦，人家能有麼？

母我還是借借看看吧。（往外走）

甲（上場在門外敲門叫）老劉，劉成文在家嗎？

母誰呀？

甲（推門進去）我。

母甲長來啦，請坐吧。

甲行，行，我不坐着啦，我還有事到別處去呢，劉成文在家嗎？現在保上開會，叫馬上去。

母我們一家都有病呢，成文還沒下班呢。

甲老劉太太，你也行，（往外走）你可現在就去呀，我可不能再來啦。

母（面現難過的樣子，對梅氏一邊走一邊說）又不知是什麼事呢，你們倆病的這個樣子，還是等成

文回來叫他去吧。

梅媽，你老還是快點去吧，要不啫甲長還得來找咱們來。

（母走至離門不遠之時）

徵收員（敲門）老劉家！

母 誰呀？

徵 電力局的要燈費。（推門進屋）

母 先生請坐吧。

徵 行，行，不坐。（打開燈費收據本，翻來翻去）劉成文，你們三個月沒給燈費啦，一共是二百五十五萬五，這回我可得摺着啦。

母 我們一家子都要餓死啦，那有錢給呢！

徵 看你這囉嗦勁，不給錢不行，趕緊想辦法！

母 我那能不給？開支就給。

徵 太太，對不起，局裏有命令，再不給錢我可要摺錢啦！

（過去欲捏錢的樣子）

母 先生，別摺啦，我們想辦法……

徵 想辦法，好，（用手把收據扯下來）這是收據，拿錢來吧！

母 先生，我們一家子餓病啦，那有錢呢？

徵 看你們這麻煩勁！（說着把錢摺下）

母 別別……（用手拉拉徵收員）

徵 你們總是想辦法，這回可不能等啦！

母 先生，明天我們大概就能開支，還是給我留下吧。

徵 老太太，如果你們明天開支的話，我們局裏馬上就來給你們接電綫。（下場）

梅 媽，你看，把燈綫給摺啦，今晚上可點什麼哪？

甲 （上）老劉家！你們怎還不去呢？

母 哎，甲長，我們一家都病着呢，我也離不開，成文還沒有下班呢，那有人去呀！

甲 唉！劉老太太，不是告訴你去也行嗎，怎麼這樣囉嗦呢，快走吧！（用手拉老太太）我管的幾十

戶盡像你們這樣的甲長就不用幹啦！（拉劉老太太下場）

禿 （哼哼着不大清楚）媽！——媽！

梅 禿子，你一直叫什麼？媽也沒有勁不能動彈，你還是騎着吧。

禿 （哼聲更大）媽呀！……

梅 禿子，你怎麼的啦，你難過啊！（伸手摸，禿子）這孩子手脚都涼啦！

禿 （聲音越小）媽！……

梅 禿子，媽在這兒呢，叫媽有啥法呢？（左顧右盼的看）他奶奶怎麼還不回來呢？

琴 （無精打彩的上來）媽，我餓啦！

梅 孩子，你別鬧啦，你看你小弟弟都快餓死啦！等你爸爸回來，要是開支一定能給你買吃的啊。

琴 不行，這就要吃！（跳着腳）

梅 小琴，你看媽病的這樣，你別讓媽着急啦！

琴 （撇着嘴走到飯桌邊拿起飯盒看看又拿起碗看看）什麼吃的也沒有啦（就坐在椅子上哭起來）

母 （慢慢的上場）

梅 媽，你回來啦。

母 啊，我回來啦。

梅 甲長我你幹什麼？

母 咳！那還有好事啦？不是上回僱的壯丁嗎？還有什麼叫保濟費，又什麼清潔費，四百多萬，咱那

有錢給呀！這不是要人命嗎？

梅 咳！這叫什麼年頭啊！不如快點拿刀把我砍死得啦！比什麼都痛快！

母 咳！咱們要死啦誰收屍呢？禿子怎麼樣啦？

梅 媽，我看這孩子沒有指望啦，手脚都涼啦！

母 （伸手摸摸禿子，看看手和臉）哎呀！涼了！你可等一等你爸爸呀！天到這個時候啦，你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呀？

琴 （大聲哭起來）

母 小琴，你別哭啦，一會你爸爸就快回來啦。

琴 奶奶，我肚子痛！

母 （用手攏着小琴的頭）好孩子，奶奶知道你餓啦，看看你的兄弟快要餓死啦！

琴 奶奶，我要吐啦！

母 奶奶不是告訴你嗎，等你爸爸回來給你想辦法啊。

琴 不，我現在就要吃。（用手拉奶奶的衣襟）

梅 妳這個小短命的！你還鬧呢！看看你兄弟要餓死啦，你還火上澆油啊！

琴 （大聲哭起來）

劉成文（由門外上場，面有憂色，室裏漸暗）

琴 爸爸回來啦！你怎麼回來這麼晚啊，廠子給錢啦嗎？

母 成文，廠子裏有不順心的事嗎？

文 ……（搖頭）……

母 成文，是不是廠子裏要開除你？

文 媽，不是，不是，……

梅 不是？可到底是怎麼的啦？

禿（微聲哼）

梅 禿子他爸爸，你看禿子，你看禿子餓的這個樣啦，應該快點想辦法呀！

文（急的沒法咬牙把褲子脫下來就往外走）

母 真沒辦法，眼見天氣冷了，還得賣褲子，成文，我去吧，你在家裏照顧孩子吧。

文 那也好，你老快點到破爛市，貴賤把他賣了，還買口吃的。（母下）

琴 奶奶，我也去。（追去下場）

梅 咳！廠裏到底還給不給錢啊？

文 給錢，頭半月就說給錢，到今天連個錢毛都沒有見！

梅 咳！

文 啊，秃子他媽，你的病怎麼樣啦？

梅 我的病倒不要緊，死了也沒有什麼，可是咱們這大歲數就這一個小小子，只要把孩子救住命就行啦。

文 秃子媽，快別這樣說，你這麼說我心裏更難過啦！

秃 媽！媽！

梅 秃子，快睜開眼睛看看，你爸爸來了。

文 秃子，你奶奶到街上給你買東西去啦。

秃 （呼吸急促）哼！

梅 （用手摸）這孩子嘴唇都青了，八成是抽筋啊！

文 秃子，你睜開眼睛看看爸爸。

秃 （大聲）呵！

梅 啊，秃子！（大聲）秃子！——媽的心尖呀！（大哭）

(母小琴進門，琴把大餅吊地下)

母 啊！孩子不行啦（奔到炕前）苦命的孩子！奶奶恐怕趕不上，急趕慢趕，把腿都磕破了，還是沒有來的及呀！（哭）

文 媽，禿子媽，你們別難過啦，事到如今，都怪我，是我一個人的錯，怪我沒有能力，連一家子人都養活不了……

母 不，成文，你的難處媽知道，你爸爸死的早，剩下你無依無靠，你爲了咱們一家上活，也不知受了多少苦！……

文 媽，你們別說了，我心裏就像刀子攪一樣，咳，咱們窮人怎麼這樣苦啊！

母 天哪！

文 天哪！（梅氏成文哭）

〔幕急落〕

第二場

時間——接上幕，禿子死後第二天早晨。

地點——瀋陽皇姑屯鐵路工廠。

人物——衆工人及賴班長何事務員。

佈景——陳設工廠機器一切工具等。

張 （由幕內出來，把煤田別的地方偷來，慌忙恐懼的放在自己袋子裏，又把袋子放在案子下，常春生上場）

春 （由幕內出來踢了老張一脚）

張 （吓了一跳）他媽的老常，你可把我吓壞了！

春 你小子要小心點！要叫豬扒皮看見就够你噲！頂少也得罰你三天工！

常 他媽的，窮工人都要餓死啦，他們有錢有勢力的都吃的撐死啦。大耙子昨天在鐵路賓館請客，門口停着十多輛汽車，不知他那來的那麼些錢。

宋 那還不是我們的血汗嗎？

徐 對啦，上回做裝甲車，咱們的酬勞金五億八仟萬元，咱們去要錢大耙子他不給，後來請來一些憲兵交警把咱們工人抓去了十幾個，像那有鎗的兵爺們還能白叫他們使喚嗎？

春 當然啦，大耙子撿了那些錢，要不請一請客，他能做的牢靠嗎？（劉成文王子剛上場坐在一旁）